

滕州文史资料

第十二辑



滕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滕州文史资料

第十二辑

滕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1995.10.

编 审：程广泉
秦安良
主 编：李 勇
副主编：吴子颐

滕州文史资料

第十二辑

滕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 7.25印张 181千字

印数：1—1200

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

(1988)1—057

目 录

峥 嵘 岁 月

善堙农民训练班与抗日义勇队

.....王见新口述 尹须德 董昭和整理 (3)

共产党领导的滕州人民抗战史实.....宋致元 王长华 (14)

记参加滕县抗日保卫战的炮兵连.....胡一新 (20)

闪光的青春 战斗的一生

——记鲁南军区独立支队政委孟昭煜烈士

.....张兆登 孟宪君 (22)

碧血丹心 名垂青史

——纪念生碧泉烈士殉职50周年.....赵 良 (31)

魏学林弃子养志强.....孟宪君 张兆登 张貽暄 (48)

历 史 足 音

在邓小平同志身边工作的二三年.....吴子颐整理 (53)

宋晓亭与陈毅的三次交往.....鞠忠武 (58)

人 物 春 秋

王学仲传略.....段 锦 (65)

砚田晚唱

——记离休干部马启廷.....鞠忠武 (70)

潜心从事哲学研究的朱传桀教授.....郭盛彪 (74)

我培育小麦新品种的经过.....马明远 (79)

一位韩国女士在中国的传奇经历	雷素云 (83)
我所了解的王思田	颜志礼 (87)
清画“怪”李蝉其人其事	刘康世 (90)
清末拔贡毛颖士	刘康世 (98)

社 会 百 态

周同其人与“盖村事件”	赵 良 (103)
刀劈丁三黑	城关镇史志办 (111)
土匪曹庆德落网记	市公安局法制科 (115)
日寇在滕县的罪行	邱盛藻 (118)

经 济 纵 横

古滕经济的发展与变化	陈法田 (123)
杜耀卿与“同丰锅厂”	邱善文 (142)
滕州烟草史话	邹宜深 (151)

史 林 探 幽

道教在滕州的发展	吕传贞 (185)
滕州武术的流传与发展	段俊卿 (193)
鲁南人剪羊胡子与羌姜倪图腾复仇	徐高潮 (199)

古 迹 觅 踪

古薛西周繁荣再现于世

——滕州前掌大村古遗址发掘见闻

..... 王庭芝 张国梅 (207)

附：《前掌大商周遗址又发现两座贵族墓葬》

《滕州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被评为94年

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》

善国文公台.....	何锡涛	(211)
揭示地下奥秘再现昔日辉煌		
——薛河下游的考古新发现.....	万树瀛	韩秀英 (213)
曹 王 墓.....	张兆登	孟宪君 (217)
重修毛遂墓.....	张贻暄	(219)
古滕铁牌坊.....	黄世泽 黄众章	刘康世 (221)
安上文物出土记.....	李猷珍	(224)
洪洞移民遍古滕.....	王子琦	(226)
滕州市历届政协主席、副主席名单.....		(229)

峥 嵘 岁 月

善埵农民训练班与抗日义勇总队

王 见 新

一九三七年的二月九日我作为山东省委的巡视员从泰安出发（省委在济南失陷前迁至泰安），到鲁南邹（县）、滕（县）一带，去找当地党和民先的关系，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，传达省委贯彻党中央决议的指示。从此，我就与鲁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两 下 鲁 南

那是一个隆冬的天气。当东方熹微，晨光初露的时候，火车驶进了滕县的官桥车站，我下了火车，直奔五所楼小学，在那里找到了我党的支部书记张学周和党员李叔铭、王右池同志。他们是滕县当时唯一的一个支部的三个党员。他们周围还有一些进步的学生如杨广立、朱广泉、杨继元等人。我听了他们的汇报，传达了省委的指示，于十二月二十日回到了泰安，向省委作了汇报。省委对这个县的工作又做了具体的指示，要我于二十四日重返邹滕一带，并决定我留在那里工作。

当时济南、泰安虽未失陷，但日寇的飞机却不断来轰炸。二十四日下午，我正在整理文件和行装，几十架敌机即来到泰安上空。一阵狂轰滥炸之后，整个泰安城一片火海，满街残垣断壁，群众死伤无数，令人目不忍睹。是夜，我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泰安。

当我第二次到五所楼时，学校已放寒假。张学周回了家。一

个留校的同学带我到东山区的高里村找到了王右池同志。我便住在他家，和羊庄乡农学校的民先队员孙焕章取得了联系。不日，张学周返回。我们共同研究了如何拉队伍和宣传抗日的问题。主要是利用逢集逢会的机会以街头讲演的形式宣传抗日，并通过各种关系动员山外有枪的人士到山里避难，凑集枪支。在山区联系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自卫武装准备开展游击战争，防匪保家，抵抗鬼子进山。

办 训 练 班

活动开展起来后，王右池同志有一天告诉我，小赵庄有个李乐平，是才从苏州出狱回来的老同志。我一听很高兴，便同王右池一起到小赵庄会见李乐平同志。想不到一见如故，我们谈的很投机。原来李乐平同志是我党很早的一位老党员，在上海以巡捕为职业掩护进行地下工作，后因组织破坏被捕入狱。西安事变后，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之下才获释出狱。他回到家乡就积极进行革命活动。组织了秘密农会，配合党的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亡。我们全面考虑了李乐平同志的情况，决定先让他回到党内来，过去的关系以后再说。

有李乐平这样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参加，使我们的斗争增加了中坚力量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形势下，我们把李乐平同志组织的秘密农会公开起来，以抗日救国的宗旨，广泛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和向地主借粮的活动。组织了雇工会。规定地主富农雇用短工，必须通过雇工会统一定价。从而发动和团结了更多的贫雇农。经过充分准备，我们以雇工会为基础，在滕县善垌村小学办起了农民训练班，为我党在鲁南组织抗日武装打下了基础。

善垌农民训练班吸引了一批有爱国热忱的农民青年。训练班规定一周至十天为一期，由我和李乐平同志担任教员，讲课内容

主要是当时国内形势，抗日战争的情况。特别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，使广大青年农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。我们还讲述毛主席的游击战术，教唱抗日救亡歌曲。冷落的山村沸腾了！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们，学习革命理论，掌握斗争艺术，慷慨悲歌，磨砺意志，都在准备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。

训练班一期接一期地办下去，为我党的武装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。善垌村成为滕县引人注目的地方。我们则以此为基础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，四面八方的进行串联活动，影响逐渐扩大。地方上一些有爱国意识的地主士绅都主动和我们联系，纷纷请我们去开会，商谈抵抗日寇、保家卫国之大计。山亭、东江、南塘、艾湖村的一些地主都曾召集了许多士绅开会，请我们去讲话。我们就利用这种场合，大力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和不少开明的地方士绅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。

徐 州 之 行

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冲击着每一个角落，也考验着每一个人。在这中间，有坚强者、动摇者、颓唐者，也有随波逐流以及投机取巧者。当时的支部书记张学周就要求回其老家泰安，一去不复返了。而孙焕章的两个哥哥孙仲起、孙修如参加了我们的活动。这两个人是国民党员，他们来的目的是要争夺我们的领导权。他们来了不久，孙仲起就提出要到徐州弄个合法的名义。我们不同意他去，但是孙仲起不经我们同意，擅自去了徐州。我们很不放心，经过研究决定我去徐州。一则了解孙仲起的动向，二则以鲁南人民的名义要求李宗仁支持我们的抗日活动。

时值一九三八年春天，台儿庄战役前夕。徐州尚未失守，表面上看是平静的，但已充满恐日厌战的气氛。在我住的旅馆里，不少人都在谈论上海失守，南京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，华北六省沦陷的消息，惊恐之状溢于言表，但愤慨之声也有所闻。

次日，我即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公署见李宗仁。李宗仁派他的夏秘书长接见我了。在夏的办公室里，我们围着一个木炭火盆进行了交谈。由于李宗仁当时主战思想的影响，他还是耐心地听取我们的汇报和要求，对我们的活动还表示支持。随即介绍我到总动委会去见张竹溪。张正在开会，我只好在外屋等着。不一会儿，从另一个房间出来一个人，问我是从哪里来的。告诉他我是鲁南人民的代表，从鲁南来。当他知道我是平津同学会的同学时，便兴奋地问我“你认识武衡吗”？我回答说：“认识，我们在济南、泰安都是在一起的”。我和他讲明了来徐州的意图。他听后点点头，小声告诉我，他是郭影秋。并询问了我的住处，准备晚上找我谈。他乡遇知己，我很高兴地答应了。这时张竹溪要我去谈话。我便和郭影秋分了手。

张竹溪只简单地和我谈了一些情况，就介绍我到花园饭店找鲁南游击司令刘振东。刘又叫一个高个子的人（后来方知此人是孙仲起的同事、国民党兰衣社的头子）和我谈。我一见这个人，就感到一股异党情调，使我顿生戒心。他左问右问想摸清我们的底，我只谈了些一般情况，没露平津同学会的名义。最后他要我做他们的联络员。正谈着，孙仲起从里屋走出来，看到我楞了一下，说：“噢！你也来了。”当即和那个大个子说：“我们是一回事。”回头又对我说、“我们已谈过了，咱们回头再说吧。”

孙仲起把我领到他的住处，告诉我“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鲁南民众抗日动员指导委员会的名义，还给了五百元为经费。”我一听口气知道这小子果然是来出卖我们来了。当晚他留我吃了饭，并要我住在那，被我拒绝了。

我回到住处不久，郭影秋同志就找我来了。我们谈了一整夜。我把平津同学会和鲁南的抗日活动向他详细地作了介绍。交谈中，我估计他是一位党的同志。这时我想到，如果能在这里找到党的关系就更好了，否则形势发展这么快，见不到党的文件，

工作怎么办？我说自己是共产党员，他不会相信，倒不如向他提出入党要求，入了党再说。

应郭影秋同志邀请，我连续几次到民众教育馆找他，从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我提出参加共产党。他说：“现在国共合作了，找共产党不是太难的。”不几天，他就介绍我入了党。还立即给了我党的各种文件。把我的关系交给苏鲁特委的于化琪同志。并派于化琪同志同我一起回滕县帮助我们的工作。徐州之行使我们找到了苏鲁特委党的关系，得到了意外的收获。

拉 起 武 装

我在徐州时还参加了驻徐平津同学会的一些活动。该会有从八路军随营学校来的两个军事干部。一个叫李洪，随王文彬同志去丰县；另一个叫于公，随我来到滕县。于化琪同志和于公来到善垧，大大充实了我们办农民训练班的力量。

当我们的训练班办到第五期的时候，滕县失守，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员们逃之夭夭。这时我们就在训练班的基础上拉起了一支四十多人的队伍。名称是“农民抗日救国军”。于公任指挥，我任政治指导员。我们没用“鲁南民众抗日动员指导委员会”的名义，再也没有和鲁南游击司令部联系。我们部队的武器，有的是学员带来的，有的是开条子借的；钱、粮则采取募捐的形式。我们自己推着小车，背上枪，到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庄，先唱救亡歌曲，或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随后开时讲演。激昂的救亡三部曲，打动着每个听众的心弦，不禁泪下；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，启迪着人们的爱国热情。这种形式使募捐每次都获得成功，经常是满载而归。不但普通群众积极捐献，连一些大地主都主动送钱送粮。“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”。党的宣传教育和日寇入侵的暴行，从两个对立的方面激发着广大群众和各阶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。

我们打着抗日的旗子拉起了队伍，就要有抗日的行动。为了准备打仗，也进行了多次军事演习。经过侦察，在岗头山前有条公路，每天都有日寇的车队路过。而这里地势险要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因此我们就决定在岗头山打伏击。一说真打仗了，队员们都兴高采烈，跃跃欲试。事情一传到群众中去，又有三十多人报名参加。在四月份一天的下半夜，我们七十多人的队伍，向岗头山出发了。拂晓之前，我们的主力埋伏在公路东侧的山坡上。土造手榴弹埋在公路上。大约八点多的时候，敌人的汽车开过来了。事先埋好的手榴弹一爆炸，几十支步枪一齐开火，打得鬼子晕头转向，几分钟后，当后面的汽车陆续赶到，敌人集结兵力向我们反扑时，我们已安全转移。仗是不大，只炸毁了日寇的一辆汽车，打死了几个鬼子，但是胜利的消息顿时传遍全县。

在骄横的日寇向华东大举进攻，恐日病蔓延，亡国论甚嚣尘上的时候，我们的抗日行动为当地群众拍手称快，也为每个正直的中国人壮了胆。不久，我们又通过在滕东据点捉汉奸、薛城运粮等行动，更加声威大振。当土匪刘跃庭部进驻这一带时，各村群众纷纷要求我们前去驻防。我们感到力量不足，于是就开始了扩军工作。附近群众以至地主富户都踊跃送人参军，送枪支援，壮大了我们的队伍。为了抗日防匪，我们还组织各村成立了抗日自卫队。一、两个月内就组织了十二个自卫大队。同时建立了儿童团、妇女会组织，还成立了教育委员会，在善埕办了第一所抗日小学，自编教材，由李锋任教员，正式开了课。

建 队 反 顽

从抗日战争开始，到一九三八年初，整个鲁南地区在我党领导下，武装斗争已成星火燎原之势，逐渐连成一体，我们善埕的武装由铁路东向西发展，在五所楼和夏镇设了指挥部，沛县张光中同志由西向东发展，我们在工作上有了接触，也有了行动上的

配合，如联合组织的薛城运粮斗争。为进一步加强配合工作，我在徐州失守前去沛县访了张光中同志，在那里也见到了郭子化同志。听说我是孙俊才（我的化名），他高兴地说：“我正找你找不到，在这里遇上了，真是巧极了，省委把你的关系交给了我”。本来我已通过李微冬同志与枣庄的党取得了联系，后来又和于化琪同志有了关系。加之碰见郭子化同志，使我们和苏鲁特委建立了党的正式关系。不久，我同郭子化同志一起到了善垧，检阅了我们的队伍，建立了我们的特支，我任特支书记。

在我同郭子化同志从湖西去滕东时，曾到国民党淮海专员李明扬那里取得了“人民抗日义勇队”的合法名义。一九三八年三月，枣庄失陷后，苏鲁特委就决定集中鲁南各方面的武装建立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。五月十九日，徐州沦陷，特委机关撤至枣庄北部山区。这时，峄县、枣庄的武装已由朱道南、刘景镇、郭致远等同志指挥汇集于大北庄。不日滕、沛、峄三方面的武装全部在滕县墓山集中，正式成立了“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”。张光中任总队司令，童陆生、韩文一任正副参谋长，何一萍任政委，我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张光中同志带来的沛县武装为一大队，滕县武装为二大队，峄县、枣庄的武装为三大队。加上总队机关和宣传队共六百多人。义勇队总部设在滕县南塘村。

义勇总队经过短期整训，建立了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，即开赴抗日战场，骚扰袭击日寇。当时日寇大举向南进犯，设有顾及我们这支新生的抗日武装，但却引起了地方顽固势力的忌妒。这些土顽是国民党的附庸，历来与我党势不两立。所以以国民党特别总队中从周（中宪武）为代表的地方土顽，纠集了东江大地主刘广田等部，对我们形成了一个包围之势。不解除这一后顾之忧，就无法抗击敌寇。特委决定集中兵力打退土顽的包围。义勇总队在 我党领导和其他人民武装配合下，由参谋长童陆生同志指挥，一举击溃了申、刘匪部的围攻。下午两三点钟，枪声渐止。何一

萍同志偕同张光中、韩文一同志到前沿观察敌情，谁知暴露了目标，何一萍同志被从敌堡中射来的枪弹击中，倒在韩文一同志怀里。何一萍同志是河南孟县人，是河南省委派来苏鲁特委工作的，任特委宣传部长，年轻有为，遇事果断，是郭子化同志的得力助手。想不到刚担任义勇总队政委不久，就牺牲在顽匪罪恶的枪弹下，时年二十四岁。我们满怀悲愤掩埋了烈士的遗体，连夜开会分析了形势。虽然敌人被击退，但我们仍处于三面包围之中，而且敌强我弱，敌众我寡。这个形势不改变，我们就不能立足鲁南，最后决定派我去山东省委求援。

次日一早我带着一个通讯员奔向鲁中新（泰）、莱（芜）一带。走了三四天在仲村找到了省委。省委听了我的回报之后，决定有省委书记郭洪涛同志亲自率领四支二团赴鲁南支援义勇总队。经过两天一夜的急行军，赶到申宪武的老巢冯卯附近，，稍为休整后，即和义勇总队向申宪武发起进攻。经一昼夜激战，把申宪武打垮了，狼狈逃窜。我们控制了滕东局势，出现了暂时的稳定。但是由于对申宪武实行了抄家，没收了其全部财产，并对逃亡在他家的一些缙绅富户实行扣留派款，引起了其他一些地方势力的恐慌。尤其是攻打东江刘广田部持久不下，再加派兵进驻地主心脏地区——西集，给地主以很大刺激。于是周围的大地主如邹县的秦启荣、滕县的褚汉峰、刘昭汉，平邑的孙鹤岭、费县的梁继璐、李以锦等纷纷联合起来，对我形成一个很大的包围圈。省委见形势不利，在他们出发北撤之前四小时，通知义勇总队说：省委奉命北上，义勇总队立即要向东山区转移。

东 进 借 路

省委和四支二团出发之后，义勇总队随之组织了仓促的撤退，向抱犊崮一带的徐庄、大炉进发。这一带是郭子化同志早年开辟工作的地方，有党的基础，有与群众的密切联系。但沿途有刘

广田、张殿俊等顽固势力的阻击。时值初秋时节，细雨濛濛，山路崎岖，队伍步履维艰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。在滕县汉河子村即遭顽固势力阻击。我们一边抵抗，一边绕道行进。二营教导员渠玉柏同志和杨继光同志负责断后，不幸被顽军俘获，壮烈牺牲。

一路边战边走，深夜时分才到了徐庄。第二天黄昏时分，渠维瑛同志带着省委的信来到徐庄，向郭子化同志回报了八里沟之役，方知道省委北撤行至八里沟附近，遭到埋伏在那里的地主武装的袭击。经过三天两夜的激烈战斗，损失严重。被迫退守常城一带，要特委设法护送省委北上。特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考虑到南塘战后，我们和张里元还保持有较好的统战关系，决定由我到费县诸满一带找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洽商借路。

第二天，渠维瑛同志返回，我即偕一通讯员奔赴费县。中午时分路过费县城，在东门外草草吃了午饭，复向东行。走不远遇到一条河，发现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上层人物模样的人正坐在河边穿鞋袜。我们也坐下来脱鞋准备涉水过河。这人自来熟，好说话，看见我打招呼说：“你们到哪里去呀”？我说：“我们到诸满专员公署去”。他问：“你们从哪里来呀”？我回答说：“从滕县来”。他打量了我们一阵，试探着问：“你们认识郭子化吗”？我们有些诧异地说：“认识，你认识他”？“老朋友了，我叫杨希之”。他的自我介绍使我想到了，看来他可能是自己的同志。就告诉了他我们的确是从郭子化那儿来的。当他知道我们是去找张专员的，忙说：“我刚刚从他那里来，他不在家，到别处去了”。我一听楞住了，张里元不在，路借不成，怎么办呢？杨希文发现我们进退维谷的样子，知道有重要事情，就说：“要么你们跟我到费县去吧，张里元的一个旅长郝云溪在费县，有什么事可以托他代办”。

这一线转机使我们喜出望外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当即同他一起